

悠悠岁月 | 任炽越

今天最高温度……

早上刚起床，就感觉热烘烘的，似乎被闷在一个火炉里。

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。隔壁不知什么地方，传来电台播音员的高温报告：今天是197×年×月×日，最高温度，38摄氏度。声音在闷热的空间，忽隐忽现。我听了不禁胆寒。

午后，估计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就猛地一下，冲进了火辣辣的太阳中。

从家所在的小东门，到董家渡轮渡站，我往往是走着去的。似乎从家的氛围到工厂繁重的劳作中，我需要一个过渡。看着在烈日下挥汗劳作的码头工人，我心里仿佛有了同伴的力量。

摆渡过江就是塘桥镇，再走几分钟左右，就到了我工作的那家翻砂厂。

我走进用石棉瓦搭成顶棚的工厂，径直来到大炉组的中心，一间被称作“马达间”的地方。

这马达间就在我工作的冲天炉边上，是放置向化铁炉送风的鼓风机的地方，虽灰尘满室，四面透风，却是大炉组的唯一活动“领地”。大炉组男男女女都在里面更衣、休息，同时，这里也是小组开会学习的场所。

工作间歇，躺在马达间肮脏的草包上休息，透过屋顶漏洞望着天空，那是我工作以后，在上班时最惬意的享受。

我快速脱光外衣及内裤，

坐落在东海之滨的一家大型造船厂里，有一对姐妹花，她们是阿萍与阿芳。她俩是电焊工，在同一个焊接车间工作，也是生产骨干。

阿萍比阿芳早大半年来到厂报到，阿芳唤阿萍为师姐。阿萍平日里待人很热心，空闲时，也十分乐意地把自己学到的焊接技术，耐心地教会阿芳。阿芳是个动手能力强、遇到问题喜欢钻研的姑娘，平时也虚心好学，所以进步挺快的。

一次，全厂举办技术大比武。阿萍与阿芳携手参加了。在焊接全能比赛中，阿萍本是焊接车间的一号种子选手，这回可能是“轻敌”了，没料到，阿芳在焊接比赛中，在同等技术难度上，竟然以微弱之分超过了她，获得了青年女工焊接全能第一名。阿萍屈居第二，内心虽然有些不爽，但面上要过得去，于是强露笑容，向阿芳表示祝贺。

到了年底，全厂隆重召开先进个人表彰大会。在会场里阿萍与阿芳平排坐在一起，当听到厂工会主席在宣读名单时，阿萍好紧张，心跳在加快，这次会不会有自己的名字？可是当她听到焊接车间只有阿芳一个人的名字时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差点要哭了。随即，她借

浑身精光地换上又脏又硬的白帆布工作服，走出马达间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我在墙角边拿起一根长长的铁丝，爬上早班已经点燃的冲天炉，把上下左右的十几只风眼，用铁丝捅了一遍。接着又走到炉后，往升降机的斗里倒了两畚箕焦炭，操作升降机沿着铁架缓缓上升，移动到冲天炉送料口，把焦炭倒入炉内，以维持炉内的火苗。

刚动了没几下，我感到身上工作服的后背已经湿了，粘在背脊上，有些难受。我只好扯住工作服的下摆，抖了抖。

然后我来到炉前，先检查了一下铲泥塞头的铲刀、戳出铁口的尖铁棒及堵出铁口的泥枪棒，把它们一一放在等会用时顺手的地方。

然后，我坐在炉前的一块铁板前，像做馒头一样，使劲把一大块白泥团揉匀，做成几十只前尖后粗，呈宝塔型的泥塞头，供开炉后放铁水时，堵出铁水口所用。

这是整个上班过程中，最轻松的活儿。我悠闲地坐在铁凳上做着泥塞头，一边吹着排风扇吹来的风，一边与来往的工友们打着招呼。

这时，上班前的害怕消失

了，在与一千多摄氏度铁水“搏斗”的前夕，我轻快地哼起了小曲。

我向车间四处望去，在冲天炉的四周，有用黑砂做成的模型，一列列排在那儿，等待着铁水的浇铸。

车间的甬道上，大炉组老胡的焦炭车正缓缓地拉过，他敞开着胸，脖间围着毛巾，脸颊上淌着豆大的汗珠，不时用手撩起毛巾去擦。

焦炭车后面，那个专用于24磅榔头砸铁的老虎头，赤着膊，汗水顺着他的背直往下淌。只见他人前倾着，正咬着牙，将一车沉重的条头铁，使劲向前拉着。

透过车间大门，我那位不识字却极聪明，一身技艺，现为大炉组长的师傅，正开着铲车，在路上开来驶去。

不一会，浇注组长阴着脸来到炉前。昨天班上，一只小坨包漏铁水，差点造成工伤事故。他逐一检查了已烘干的十几只小坨包，又把吊在轨道上的大铁水包也看了一遍。

化验室的徐技术员急匆匆过来，告诉我昨天铁水取样的矽锰含量超标，要赶紧调整。说着把一份矽锰减量的单子给我。我赶忙去马达间，拖出小磅

不乐地烧电焊，不料身旁有一堆大铁件由于没有安放平稳，突然间，向她倾倒过来。就在这档口，阿芳正经过此地，见状后毫不犹豫地冲过去，用身子挡在了她面前。随即一阵“哐啷”的响声，其中一块铁件重重地压在了阿芳的一条腿上……

阿芳被送进了医院，伤势很重。经医生诊断，最坏的结果可能要截去一条腿。陪在一旁的阿萍顿时慌了神，在一旁眼泪哗哗地直往下淌，两手放在胸前不停地祈祷，但愿老天爷能保住阿芳的那条腿啊！

夜深人静，阿萍在阿芳病房外面的走廊里来回走动，她不住地责怪自己，最近对阿芳冷嘲热讽的态度，实在是悔不该啊。今天阿芳非但没有袖手旁观，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救我，遭受了如此大的伤害。要是没她，我……

所幸，阿芳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治疗，那条大腿总算给保住了。出院的那一天，阿萍精心准备了一束鲜花，早早地去医院接她的师妹了。

阿芳身体康复正式上班后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厂内举办“勇于超越”的劳动竞赛，人们又见到了这对比翼双飞的姐妹花身影。

机电间，瞬间一股鼓风机马达轰鸣声拔地而起，冲天炉四周，一股烟雾旋转着，向屋顶直冲而去。

我似听到了冲锋号，迅疾把泥塞头装上泥枪，扒去出铁槽里的木炭，把刚打好的铲刀搁在前炉旁，又调了下炉前鼓风机的位置，然后静静地坐在炉前的铁架上，瞧着前炉观察孔里的火焰，紧张地等待着铁水出炉。

闷热中，我感觉到，工作衣的后背已形成了个硬壳，不时触碰着我的背脊。我想，上面肯定已是白花一片，几个小时后，这片白色会更大、更显现。

此刻，整个车间已在热浪包围中，每个空间都充溢着热量。我却已感觉不到热了。

我知道，顷刻，那飞腾的红色铁流即将奔涌而出，又一场人与铁，肉与火的较量开始了。

人生边上 | 徐鸣

半工半读技校生

相对于古代人，现代人的人生第一笔不是毛笔，而是铅笔。每个人小学四年级之前，一定是拿着铅笔做语文算术题、学习文化知识长大的。但是当我1975年2月中学毕业时，看到寄来的分配通知书上写着“中国铅笔一厂技校”后，竟然愣了好几分钟，因为我的理想是分到电表厂或电机厂去学习电子技术，名气好听，况且父亲就是读电机出身，子承父业理所当然，所以我对分配结果耿耿于怀：“这铅笔厂到底是做什么的？”大脑一片混沌时，常识也不懂了。

再不情愿也得去报到。我无奈地拿着通知书，懵懵懂懂走进位于东汉阳路296号中国铅笔一厂大门。那时候的技校，犹如现在的职业学校，学生一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；剩余时间在厂里实习操作技术。中铅一厂技校办在虹口公园2号门新港路上的“榆兰新村”。教学内容是数、理、化、机械制图和铅笔制造技术等。数、理、化三门功课在中学里基本上都学过，但是轮到制图课，有不少同学包括我就感到头大了，因为该内容中学里从未碰过，且需要空间想象力，将平面的图形想象成立体形状。正视图、俯视图、侧视图、剖面图，搞得我稀里糊涂。每逢制图课，我都要花很长时间，才能完成作业。

一个星期读书，接下来一个星期就要下车间劳动。技校两年学制4个学期，正巧轮流在厂里4个车间（制芯、制杆、成品和机修）跟班

实习，在实践中学习铅笔制造技术。铅笔厂的工作性质字面上理解属于轻工业，要知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坊间流传一句戏话，叫“轻工不轻，重工不重”，所以铅笔厂有不少岗位都是重体力劳动。幸亏能读个技校适应过渡一下，要不然每天足足8小时体力劳动，对于一个18岁、刚刚踏上社会的大孩子来讲，确实有点沉重。但同学们都咬紧牙关挺住、坚持下来，并逐步掌握和熟悉了各个车间不同的生产操作和工艺流程。

别看同学们平时嘻嘻哈哈、打打闹闹的，可一旦见到厂里任何一个师傅，即使再调皮捣蛋的同学也服服帖帖，师傅们叫我们朝东，我们不敢往西。车间里的师傅们不仅愿意教你技术，而且会时不时给你讲做人的道理，使我们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。

1977年2月临近毕业时，中铅一厂七四届全体师生，兴高采烈来到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旁边的“中国照相馆”，拍摄集体照。后来每当我去厂医务室看病配药时，都会与厂医阿唐聊上几句，并顺便瞅几眼压在玻璃台板底下的那张集体照。从泛黄的照片中能清楚看到，二十岁左右的我们，青春年少、风华正茂。男同学大多身着涤卡中山装；女同学穿两用衫，有的头上还扎着两根小辫。张张幼稚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

岁月能淘尽一切，但同窗之情却在大浪淘沙中，越发显出真挚感人的一面。一声“老同学”，记忆里永远也抹不去的情结。

微型小说 | 杨建明

一对姐妹花

故独自起身离开了会场，内心还愤愤不平地在叨咕着：“哼，有什么了不起。要是没她，先进还不是我的！”

从那天起，在阿萍的眼里，阿芳好像越来越成了她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阿芳是个识大体、有感恩心的人，尽管师姐阿萍对她有成见，看不惯，但她内心还是十分感谢师姐，在初进焊接车间时，师姐曾手把手地带过自己。

阿芳仍然和往常一样，每天一上班，主动帮师姐去仓库领好焊条，把电焊机外壳上的灰尘擦干净，尽量做好开工前的准备工作。可是，阿萍非但不领情，反而在背后还讥讽她“瞎起劲”。

有一天，阿萍独自在闷闷